

漢書門
九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二
函冊號類
九四二
函冊號類

· 內閣文庫
書號 漢 9412
冊數 5 (5)
函號 298 261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五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持養

問氣質弱者如何養到剛勇文公曰只是箇箇勉

強然化氣質最難

只說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

於靜而無得於動只如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

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李延平先生云頴天之靈常在目前文公曰只是

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

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是如此

人須是有廣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著

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等人不

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佳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前輩詩云見人輒有求所以百慮非因言令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比顏子較麓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能傳夫子之道又如論語說富貴不以道得之不處貧賤不以道得之不去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却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

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入是入門便差了也講學固不可無須是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火雖知此事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不教他發此須是自去體察有養看來此最是一件大工夫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與則見其倚於術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
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
之及其至一也明得盡者一見便都明了更無
查滓其次惟是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而已
所謂持養亦非是作意去穿鑿以求其明只此
心常敬則又自明矣
人昏便不是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有人喜做不要緊事如馮字作詩之類初是念念
要做更過擦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
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又不知
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
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文公見劉淳叟閉目坐曰淳叟待要遺物物本不
可遺
先須致知而後涵養或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
在敬者如何文公曰此是大綱領
要窮理須是着意不着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
文公謂林叔和曰根本工夫無歸宿處如讀書
應接事物固當用功不讀書不應接事物時如
如何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如其顛惛則當涵
養振作氣象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盡涵養否曰五
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根本須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

古人四十強而仕者前而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
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交了豈不壞事人於迷
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
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
日閉關
文公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績密固好
若一向蹙密下稍却展拓不開明道一見謝顯
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又曰於辭氣
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
來便見寬舒意思曰
若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
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
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

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
若抱纔住便冷了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這箇常在目前此乃治公之
要法如博文約禮却說得寬且說人生天地間
裏面便具許多物事少間發出便是義然人之
資稟不同聖人又教人去讀書不讀書時所謂
敬便走在別路去義亦不是故須是博文既博
文若不踐履便讀得博也不過資口耳於身何
益故又須約禮敬義文禮直從心裏下工夫出
至此備矣其次則須曉得義利之辯箇坑十人
跌了九箇平時口頭說得天花亂墜纔到這裏
便委曲避護心口不相應都不濟事又其次則
勉焉孜孜斃而後已莫若日暮途遠便休了盡

得這六條方做得一箇人又曰第五關極是難
過人須有箇超然底意思要超然於事物之表
且天命流行富貴貧賤死生壽夭自有一定不
易道理看你將來受得那箇如論語一書聖人
只管於這一邊向人說如稱顏回庶幾於道却
只是屢空是見得他能忍得貧子貢不受命只
管積財但能億則屢中耳又如恥惡衣惡食戚
語從這細微處便爲他磨去了今人須立箇小
小界限如自家有屋粗可住生計不至空乏便
自足了外此豈吾之所當念又曰千萬照管這
處打不過那上面四件便是盡得也只是閑說
文公謂汪長孺曰叔權謂長孺他日觀氣質之變
以驗進道之淺深此說最好大凡人須子細沈

靜大學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周先生
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
洪範五事聽曰聰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
思人之爲謀亦欲靜密貌曰恭恭作肅恭屬水
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聖人所以
爲聖人只是動靜不失其時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聖人這般所在直是做得好自家先恁躁
如何發得中節又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着
事也不換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在你做
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
自去僻靜處坐了任其如何彼其利害長短一
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着定是的當此固是
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之人彼又較勝

因舉老子語云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水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治心脩身之要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荅曰且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自知處不是被你便與得且是不知不覺得如此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頭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以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不得入主一守之於內二

者不可有偏正內外交養之道也文公曰讀書閑暇宜於靜室安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文公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喜怒哀樂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得來又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自今日始也涵養本源思索義理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中以無過不及無所偏倚也省察是動工夫動時是和纔有思爲便是

動發而中節無所乖戾乃和也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良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

文公曰操存涵養不可不緊進學致知不可不寬問每日做工夫處曰工夫只是常惺惺如程子所謂土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者也然這裏便有致知底工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德須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工夫無安頓處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茫未有所獲文公

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却曰茫茫無所獲者如何答曰比之以前為學多歧今來似覺簡易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箇入頭處文公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揚子云支離蓋所以為簡易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大假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辯明辯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他日自然簡易去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

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
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將來
便入異端去此語亦不無道理
有人博理會躬行此亦是孤此語亦不無道理
文公與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辭一上做了如窮
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
操存工夫豈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時旋旋
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知之何能常常警覺
又又自能常有自然光明去此語亦不無道理
嚴立功程寬着意思又又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
之功也

張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更不問
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只

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捉摸某則性
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
遠之論蓋為是身親曾經歷過故不敢以此責
人耳學記曰進而不獲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
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
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
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缺了一物道
理須着逐一件與他理會過
某舊讀書看此一書只看此一書那裏得恁地工
夫錄人文字今當截頭截尾剗定脚根將這一
箇意貼在上而上下四旁都不管他只見這物
事在面前任他孔夫子現身也還我理會這箇

了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
可悠悠歲月
陳安卿曰數年來見得日用分明件件是天理流
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閃避撞着
這事以理斷定小心盡力做到尾去此心磨刮
出來後便漸漸堅定雖有難事亦不見其難前
面只見如水到船浮不至甚有慳澁那與點底
意顏子樂底意漆雕開信底意中庸鳶飛魚躍
底意都在目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
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無非刮旃
箇天理流行前聖後哲只是一貫而所以爲理
之大要只在人倫身上工夫切處只在主敬文
公曰恁地泛說也容易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

測之處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與點論語一部
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
說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要如此
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
便要如此都是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
在眼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
撮箇尖處不喫下面許多餡子都不見許多滋
味了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如今說得
多了也是好笑不成模樣近來覺得這樣話都
是閒說不是真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
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聖賢教人無
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
待他事事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少聰明到

後來方與說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此意
是如何萬理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
頭萬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
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
子之樂作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
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今學者說得恁地
多只是空想象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
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
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
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淡
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
聖賢立言垂教無非看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
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
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
焉等類皆此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
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一兩段亦自見得許
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抵言語都來罩了其間
自有輕重不去照管說大抵說得太小底又
說得沒巴鼻安卿又問做工夫是要見總要處
否曰不要說總會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
便是要一一去理會那曾說總會處又如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一一用
工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
是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不

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
說易只大綱說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
恁地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一聖人何故作許多
十翼從頭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
物資生聖賢之學非老氏比老氏說通於一萬
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和那一又都要無了方
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如今只說箇總會處
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稍流入釋老
去如何會看詠而歸底意思文公因語安卿申
前說曰若犯這些子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
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
業者何謂哉安卿對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小學
工夫又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

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
不說如公下學也只是揀箇尖利底說龜鈍底
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
至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
篇其他五篇都刪了緊要底來讀閑慢底便不
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讀書恁地揀擇
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涵泳
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箇
四時景致論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
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若恁
處便是好消息來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
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到樂
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

要把做差異做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
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若恁地揀擇了
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又如何地看得
胡叔器曰安之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脉去歸自
尋曰見行底便是路那有別底路來道理星散
在事物上都無總在一處底而今只得且把論
孟中庸大學熟看如論語上看不出少間只就
孟子上看得出孟子上底只是論語上底不可
道孟子勝論語只是自家以前看不到而今方
見得到又問優游涵泳勇猛精進字如何文公
曰也不須立定牌榜也不須恁地起草只是做
將去有時是這處理會得有時是那處理會得
少間便都理會得只是自家見識到別無法學

須是撇開心宵事事逐箇都與理會過未理會
得底且放下待無事時復將來理會少間無事
理會不得

陳安卿問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
曰今且常理會常未當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
未曾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許多
道理平鋪在這裏且要關心宵平去看通透後
自能應變不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討變而
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七察四方之
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
邇這道理方見得周徧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
在一室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
不能那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力經

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
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
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誓之於卜筮驗之於
庶證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載周公許多經國
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
多規模大體也與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
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
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得
熟若熟時道德便在上面又如律歷刑法天文
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
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
若只守這些子捉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
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理

會不得所以聖人教人須要博學審問謹思明
辯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文武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
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
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一件事上理會去
九事雖未理會得詳盡亦有箇大要處雖詳密
處未能得而大要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
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
那萬事不得須撒開心會去理會天理大所包
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
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上煞多

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而又殺多事
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
公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
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
得而公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
不得今只道是持敬收斂身心日用要合道理
無差失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持
又應那事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
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為其要物格知至便是
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
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滔滔去都無
障礙
○陳安卿錄乃是文公夢奠前一年說話最為

親切熟玩此條即劉靜春所謂兵制不可編

者豈不流為空踈無用之學耶

歐公言作文有三般好思量枕上馬上廁上他只
是做文章尚如此况求道乎而今人只打開冊
子時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
麼

文公問陳安卿更有甚說話安卿對曰看得學者
做工夫所以步步績密者蓋緣天理流行於日
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有間斷若工夫少有不密
便是天理有欠缺處曰也是恁地理只在事物
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就那疏處斂向
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說道要績密又却
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

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李堯卿曰廖子晦常謂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恁地也不得然也不須將戒慎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是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這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也只是順這道理恁地兢兢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要此心常存聖賢之所以異於人亦只是此心存與不存而已聖人所以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工夫亦只爭這些子

某常說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周孔也不成說道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停息良久復問安卿適間所說天理人欲正謂如何對曰天下事事物物無非是天理流行曰如公所說只是想像箇天理流行却無下面許多工夫中庸說尊德性了又却說道問學極高明了又却說道中庸致廣大了又却說盡精微溫故了又却說知新篤厚了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為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公所說却只是偏在那尊德性上揀那便宜多底去做道問學底許多事却把作無緊要看了恁他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相次出門做一事不得便看窒礙今人之患在於務末而不究其本

公今只去理會那本而皆賜下了那末也不得
如今時變日新而無窮他日之事安知非吾輩
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
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
應變到那時却也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
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既是杜撰便只是人欲
又有誤認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
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公僻在遠方無師友
講明又無四方賢士相接又不知遠方事情又
不知古今人事之變所以將這一邊都暗昧了
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
亦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
多都是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

我只管得自家底若將這樣學問去應時如何
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
此心泛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稍
打成一塊方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
那精底放在一邊揀那粗底放在一邊嘗見胡
文定答曹吉甫書所謂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
後面一向稱贊都不與之分析這便是前輩不
會為人處這箇正好捉定與他判判始得所謂
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尚殺有條
目在這箇須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
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談將大綱來罩却籠侗無
界限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
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便是天理

不好底便是人欲然亦大槩是如此且如做這湯糲須是知如何是好如何是不好如今只備侗說道好及我問你好處是如何做你又却不曉如何恁地得公今只將平日觀書中於古人事看得何處是何處不是何處可疑自見得是如何於平日處事甚麼處是舉數段來便見得所以爲天理所以爲人欲安卿曰向年居喪有數事未知是否如兄弟兩人同居喪事自首至終皆是自擔當全不責備舍弟也是合做底又言臨葬尊長皆欲檢擇年月某皆不問但是事辯後自卜一日而爲之文公問是同居否曰然曰這樣天理又是硬了堯卿曰尊長皆認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堯卿曰若有不能相從則當

如何曰不妨更加委曲安卿又言大祥後一日同族長上致禮相待某堅避之乃有拂其意處如何文公曰不與也好但禮經有云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與之食則食之始嘗疑此後思之但是當時允意食之此後不食耳若有酒醴則辭

曰看過道理則恁說過一遍便了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又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諸生說書畢文公曰諸公看道理皆尋得一線路

脉着了但於操守處更加工夫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臨事時又變遷了文公曰只是亂說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陳安卿因論爲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底文公曰講論時是如此做工夫須是着實大九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理會過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

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逐一去理會不可放過不只是窮一箇便都了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格物致知是極籠底事天命之謂性是極精細底事但致知格物便是那天命之謂性底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問尋常遇事持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

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曰此便是無克已
功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併方得如一條
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前
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
前面榛棘荒穢又却生悔便是天理人欲交戰
之幾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去不得苟且放過
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
底資質他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
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
不會錯只是先用分別教是而行之若是中
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
始得曾子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
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

而今後吾知克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工方得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五

兩今對吾以飲夫小十直長於以限王衣新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六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論經傳子史古今文

詩序不足信向來見鄭漁仲有詩辯妄力詆詩序

其間言語雖太甚以為皆村野妄人所作始者

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質之史記國語然

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

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

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使都被人

看破了

大率詩人假物興辭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

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

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

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爲周家仁及草木
如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歡洽之時祝壽之
意序者遂以爲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是祝頌
其高壽無乞言之意也

抑詩中間煞有妙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
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
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况厲王無道謗訕
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却是國
語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
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適情吟
詠性情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之例篇
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
邶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

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故亂稱
頌諛說把持放鵬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
性之正

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爲唱答
行葦與既醉爲唱答蟋蟀與山有樞爲唱答破
斧是答東山之詩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裳
裳者華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唐自是晉
未改號國名自作序者以爲刺僖公便牽合謂
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
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
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
日月其除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若到山有樞
是答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夔宛其死矣他

人是愉子有鐘鼓弗鼓弗考究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恁地苦澁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又何須牽合作成王葉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王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着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右土如漢郊祀詩祭其神便說其事若用以祭地不應說天不

說地

東萊詩記論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廢

向嘗與之論此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商頌簡奧

九罭分明是東人願留之詩只緣詩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委曲附會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其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見得聖人之心又曰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是責其君之辭何處得寬厚溫柔之意

詩比興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
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
句但此意雖切而却淺其意雖闊而味長
或問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人風析衛
為邶鄘衛何如曰詩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
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
鄘音者謂之鄘有邶音者謂之邶若大雅小雅
則亦如今之商謂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
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人作樂之體格按大雅
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
後旋相度其辭日為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
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
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

亦有不滿人意處

問詩傳分別六義處有未備曰不必只管滯泥且
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
要理會得這箇因說拍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
之不能奮飛緣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嘗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
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
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
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
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
自好看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
問拍舟詩言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有未平
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

亦須選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興
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于旻天更有甚於此
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
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所云這般意
思又分外好

詩也有會做底有不會做底如君子偕老詩云之
子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譏刺他了到第二
章又全然放寬了豈不是亂道如載馳詩役有
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如鶴鳴
做得極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廟一倡
三嘆者人多理會不得汪下分明說一人倡三
人和之今解者又須要胡說亂說
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又如女

曰雞鳴意思亦好讀之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

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
潛諷詠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蓋若只草
章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
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
有興起處方是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作漢文籠枝大葉今書序細
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作
其嘗疑書注非孔安國作蓋此傳不應是東晉方
出而其文又皆不甚好不似西漢人文
禹貢時治水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工夫
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泛濫及他處觀禹用工

却只在巽以及充青徐雍却不甚來南方積石
龍門所謂作十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
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
治時正道不甚通一汎西袞入關陝一汎東袞
往河東故此為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
夫最多河東行者多在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
淤塞故道漸狹值上流急不泄便致橫流他處
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
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歛是五福所以
歛聚五福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
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果箇皇極又須又三德
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辯須區處交合宜替疑使
是考之於神庶證便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之

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又曰正人猶言
中人平平底人是有常產有常心底人
如八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何見得肅時雨若肅
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
應之又時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
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聖時
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漢儒之說
必以為有是應必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道
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
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於五事
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荆公又却要一齊都不
消說感應但把若字訓如似字做譬喻說了荆
公因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戒

言金卷十六
六
謹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如荆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學未易到耳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滕亦有非人情者兩反風未盡起也是差異成王又如何恰限去啓金滕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匱中豈但二公知之盤庚更沒理會如經傳所引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何故說得皆無頭且如今要告徇民間一二事作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萬民是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

呂刑一篇穆王如何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爲始作亂起若說道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

者分明易曉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

孔壁所出尚書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秦誓武成罔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曉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平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詰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難曉者其恐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罔命之屬乃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人不曉其

義也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叔之辭非成王也如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猶今人言劣兄也故五峰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也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墓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爲非康誥之辭而梓材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誓田垣墉之喻却於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至於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求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九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居中又曰若有前四者則方可建極前四者乃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

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六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向用五福所畏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說諸儒所說惟此說好看尚書漸漸覺得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至尾解得便是亂道高宗彤日是最不可曉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太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又曰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書言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總十二牧者百揆是總九官者

惟三月哉生魄一段自是脫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兄是武王自告康叔之辭無疑蓋武王周公康

叔同叫作兄豈應周公對康叔一家人說話安
得叫武王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蓋寡者是向人
稱我國我家長上之辭也只被其中有作新大
邑于周數句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時書不知
此是脫簡且如梓材前句乃是君戒臣之辭而
後截又皆是臣戒君之辭要之此二篇斷然是
武王時書若是成王不應多引文王而不及武
王且如今說着太祖必及着太宗
易中剛柔終始動靜往來只七八十字移換上下
添助語是少精微有意味見得象象極分明
問卦下之辭爲象辭左傳以爲繇辭何也曰此只
是象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辭則思過半矣
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

之吉凶此名象辭象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象
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
象所謂象之傳也爻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
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
孔子所述係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
經可附而自分以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
系疑亦是言係辭係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凡象辭象辭皆押韻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文公曰此太極却是爲畫卦設當未畫卦前太
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

奇耦無所不有及各畫一奇一耦是生兩儀再
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
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
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耦此
是陰中之陰是謂兩儀生四象
問歐公疑係辭非孔子作文公曰繫辭文言若是
孔子作如何却有子曰其嘗疑此等處
易之象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卦中專說龍
如此之類皆不通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混之辭
文公謂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有不同伏羲易
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
孔子易如乾之四德他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

貞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始分作四
件說

陳安卿問曰先天圖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
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何謂也
文公曰圖左邊屬陽右邊屬陰左自震一陽離
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右自巽一陰
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坤無陽坎
艮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
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
安卿又問先天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
生乎心也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
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
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

又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
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
運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
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
理本是箇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
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坤納乙艮納丙兌納丁震
納庚巽納辛離納壬坎納癸亦是這箇又如火
珠林若占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
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午九五是戊申上六是
戊戌亦是此又如道家以坎離為真水火為六
卦之主而六卦為坎離之用自月初三為震上
弦為兌望日為乾望後為巽下弦為艮晦為坤
亦不外此又曰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己

留戊就已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
小父母

文公因言損益卦象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
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
用力自是不同遷喜如見人做得一事強人我
心不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大過勇猛始得如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必是降下山以
塞其澤

啓蒙初間因看歐公文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考
筭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成一家自有好
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
得到底
陳安卿言麻衣易以巽為手取義於風之舞文公

蹙眉曰亂道如此之甚最亂道是麻衣易
文公言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其親見其人
甚稱此易得之隱者問之不肯言其人某適到
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
衣易大略相類及戴主簿死子弟將出所作易
圖乃知其戴公所作也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

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文公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
步是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
六十六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
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
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箇物

事

潛虛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潛虛後截是
張行成續不押韻見得
歐陽公見五代有偽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
河圖洛書論語自有此語而歐公不信祥瑞併
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石頭上出
日月者人取爲石屏又有石上分明有如松樹
者亦不足怪河圖洛書亦何足怪
東坡說易說性命全然惡模樣如說書却有好處
如說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元鳥生
民之類固有是理然非以是爲先恨學者推之
過詳流入讖緯而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矣這
是說得好處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此但未敢
今初學看

周禮中多說事之綱目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
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陣其陣法亦不可見
矣

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
公建太平之基本在此他這箇一如棊盤相似
枰布定後棊子方有放處

問禮書文公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
篇皆戰國世及漢儒所哀集王制月令內則是
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
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
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

大記緇衣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

是漢儒倣自與荀子史記是一套怕只是荀子

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温公

却是都本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

儀禮疏說不分曉温公禮有踈漏處高氏送終禮

勝温公禮

林擇之曰自通典後也無人理會禮如本朝但有

陳祥道陸佃略理會來文公曰陳祥道理會得

也穩陸農師也有好處但杜撰處多如儀禮云

下達用鴈注疏云用在下人通兩家之意可用

鴈其疑不是如此恐是自天子下達庶人皆用

鴈後來見農師也如此說便是他也有好處但

簡略難看
南北朝是甚麼時節那士大夫間禮學猶不廢有
考禮者說得也自好
周禮不是說禮之條目其間殺有文字如入法入
則三易三兆之類須各自別有書
問儀禮傳記是誰做文公曰傳是子貢作記是子
貢以後人作
樂記六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
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
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
某向定婚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大
槩如此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實着如他說格

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如他說誠意自
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
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
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竊疑是他作內
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
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
外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
之以為鑒戒耳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
則誅亂臣討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以為聖人褒
善貶惡專在於是切恐不是聖人之意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不

稱天貶之其謂若稱天王其惡自見宰嚭以爲
冢宰其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荅展與齊陽
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字減一箇字
是褒貶其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闕文也或謂
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
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魯威而
及天王所謂桑樹着力穀樹汁出魯威之弑天
王不能討罪惡自着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
又如果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
此理今如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
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
近時看春秋者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
唐陸淳與本朝孫明復他雖未能深於聖經然

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
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送在司法
相似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
箇權謀智略兵機譎詐之書耳聖人晚年痛泣
流涕筆爲此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
事

或謂左氏是左倚相之後故載楚事較詳國語與
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齊楚吳越
說處又精采如周魯自是無可說左氏必不解
是左丘明如孔氏所稱殺是正直底人如左傳
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

人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持文字分明趙盾一事後人費千萬說話與出脫其實此等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人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盾今日要殺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最易為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徃徃不曾講學公羊穀

梁考事甚踈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都不曾見國史左氏一部書文章浮艷更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闊人觀國語之文方見周之衰也人言何休為公羊忠臣某嘗戲呂伯恭為毛鄭之佞臣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如其詩說相似左氏有一箇大病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得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但叙事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只去想象胡說黃義剛曰莊公見穎考叔而告之悔此是大理已漸明却好開明義理使其心豁然知有天倫之

親今却教他恁地去做則子母全恩依舊不出於直理子母之間雖能如初而私欲固蔽未曾瑩然其所以終能保全而不復開其隙者特幸耳文公曰恁地看得細碎不消恁地其便是不喜伯恭博議他都是做這般議論恁地細碎不濟事這是他且欲全子母之恩以他重這盟誓未肯變故且教他恁地做且全得大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心如此去論他

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不取信若恁地時二百四十年夫子只認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夏之時

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問胡氏春秋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如左氏尤有淺陋處如君子曰之類病痛處甚多林黃中嘗疑之却是得是又曰胡春秋傳有牽強麤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讓進退至爲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但見其大綱而已蜚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

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
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據依要之夫子所說包
得孟子孟子所言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
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
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此
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
事上推究自後世觀之孔顏便是漢文帝之躬
修元默而其效至於幾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
宗天下之事無所不為極力去做而其效亦至
於幾致刑措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
舜見孟子說得貫

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得作文之法
首尾照應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
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問孟子論語集注先生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
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
注脚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遷僻處左氏
亦然皆好高少事實
集注乃集義之精髓
家語鉞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撰
計

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
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看書自有箇規模自有

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有用而無體不可以一律觀韓退之於大體處見得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緣他費工夫去作文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如論文章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不成議論荀卿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已憤悶惻怛深欲提其耳而誨之故作此篇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揚雄全是黃老某嘗說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取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王通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但要做周公事業便去上書要

興太平及知時數之不可為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事業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猶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只是急要做孔子又無證佐故粧點這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胡亂捉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然王通比荀揚又更別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必襲施為作用

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仁義禮樂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於大體處有欠闕所以如此他死時極後上只得三十餘歲做許多書時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雖云其書是後人假托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不撲如此方粧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人之亦自有見識非凡人矣

或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爲人深沉會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

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竒耦竒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自走不得而揚子去添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求得辛苦却於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他學必本於老氏如惟清惟淨惟淵嘿之語皆是老氏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他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

湊得好如見甚荷蓀之類不知如何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革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革若揚子雖亦有之然不如韓子之多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又曰不要看揚子他說話無好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有錯說得到處也自實不似他恁地虛胖韓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誌付之李翱只令作行狀翱作得行狀切怛湜作得墓銘顛蹶李翱却有些本領如復性書有許多思量歐公亦只稱韓李

問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文公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又問原道定名虛位如何文公曰後人多譏議之但其嘗謂如此說也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此仁之德此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是揔名乃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為老子說方得蓋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所以原道後面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義言之也須先知得他為老子說方得又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曰非其實見得不能為此語而劉屏山以為孤聖道絕後學何如文公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又問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為言似以此為大事了文公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
莊子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智者過之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落着

老子勞攘莊子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

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時南方多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產也說周公仲尼之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鴆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

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類西漢人文若西漢初有此等語何故不略見於賈誼仲舒所述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文中子續經如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賈誼新書此其平日記錄草藁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

文中子書其言太粧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皆是隋末所未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

雜霸九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
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去又如說安家所以安天
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誇張攷其年數與
墓又如叙許多說話盡是誇張攷其年數與
唐殺遠如何唐初許多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
自標致更傳中如何都不見說
家語中說話猶得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
天下多少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
文公方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
正規闊大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辯鶻冠子
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辯得皆是
柳文體較古却易學學便相似不似韓文規模闊
學柳文也得但會了人文字

退之除崔羣戶部侍郎制最好但只有此別更無
不知如何
退之與大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却罵以為
退之家奴隸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為之後
假歐公語以自蓋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一跋
說此書甚詳東坡蓋未見此錄耳看得來只是
錯字多歐公是見他好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
底都略過耳東坡只是將他不好處來說
呂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其
嘗痛與之辯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
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
如伯夷傳孔子已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他一
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

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
非馬遷爲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
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
說今求仁義不於六經而反信踈略淺近之子
長亦惑之甚矣
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解錯了自古至今
說謬相踵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爲說以增
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
觀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
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己何嘗有一
句是罵懷王來亦不見他有褊躁之心後來沒
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江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
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

語意所以如此

楚詞注下事皆無這事是他曉不得後却就那語
意撰一事爲證却都失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
山海經皆是如此

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如論莊子三
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言是後人
截斷莊子本文換入此其攷據甚精密但今觀
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其看二家之文復看坡
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局一句中欠了字又曰黃
明之文衰遠不及坡文只有黃樓賦一篇其歐
陽公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
處却不是闡茸無意思又曰國公如賓主相

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文如說不辯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范太史文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都脫了

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恁坐排得恁地齊整今人只是心籠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字字有落着東坡文字明快老蘇又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昌黎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定無幾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恁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是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

字

學者以所業呈文公曰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愛看陳無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荅制策便亂道仲舒之文緩弱其荅賢良策不荅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好漸淪於對偶如揚震輩皆為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要理會風角烏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

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

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
乎蹈襲也
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
子瞻着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盡掃除了方
做得成古文然當時亦無久信他故其文亦變
不盡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
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又氣衰弱直至五代竟不
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所以
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索雜
康衡傳司馬溫公史論誓古錄范唐鑑皆不可不
讀
文公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文熟讀不到
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

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華麗
其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要立兩腳這是多
少哀氣

老蘇門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
亦實是好

後人專做文字亦做得衰不似古人前輩云言衆
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多少氣魄

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
東坡所以服也東坡輕文字不將爲意若做文
字時只是胡亂寫去

道理有眼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
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

文公讀文鑑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如其平時不

大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其熟看底今揀得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南豐作宜黃筠州學記說得古人教學意出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他言語不一胡文定一尊菩薩乃戲言此語不莊語見胡氏家傳錄

子由古史論得來又或煩前後都不相照想是子由老後昏眩說得恁地某嘗作說辯之不曾終了若東坡便不如此他每每兩牢籠說若上這一邊說時那一邊害處都藏着不敢說破子由便說得無理會因曰蘇氏之學喜於縱恣跌蕩

東坡嘗作某州學記言井田封建皆非古但有學校尚有古意其間言舜遠矣不可及矣但有子產尚可稱他便是敢恁地說千古萬古如何不知得無一箇人似得舜

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篇說渾天亦好

王氏新經有好處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着處如改古注點句數處皆好此等文字某嘗欲看一過與操據其好者而未能

東萊有麗澤詩編大綱亦好但自據他之意揀擇大率多喜深巧有意者若平淡詩則多不取問此亦有接續三百篇之意否曰不知他也須有此意

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及之者蓋聖人行事皆是宵中大理自然發出來不可已者不待勉強有為為之如陳君舉周禮說有畏天命即人心之語皆非是聖人意因說歐陽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哀魯南豐文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老蘇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明白洞達

編

本朝國紀好看雖略然大綱却都見長編太詳難看熊子復編九朝要略不甚好國紀乃徐端立

商鞅以帝王道說秦孝公溫公謂鞅無那帝王底道理遂除去前一截又如子房招四皓伊川先生取之以為得納約自牖之義溫公亦削去陳豨說高祖云項王能敬人故多得廉節之士大王嫚侮人故廉節之士多不為用然廉節士終不可得臣請得數萬斤金以間踈楚君臣這便是商鞅說孝公帝王底一般他知高祖決不能不嫚侮以求廉節之士但直說未必肯從故此說嚇之却說如此而溫公也削去若有此一段便是他說得有意思今若削去都無情意他平白無事教他討許多金來用間高祖定是非肯如此等類盡削去如何得善善惡惡是非非皆着存在這裏世間自有許多事若是不好

底便不載持孔子一部春秋便都不是了那裏
道何所不有通典去通典善通典非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因朝廷理會制度其道却是
一件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
科又曰通典中間數卷議亦好通典去通典去通典一
問致堂管見初見之甚喜後見南軒集中云病敗
不可言又以專為秦檜設豈有言天下之理而
專為一人者文公曰儘有好處但好惡不相掩
耳又問曰如首章三晉事人多不以為然自今
觀之只是怕溫公耳文公曰誠是怕溫公但如
周王不分封也則無箇出場通典去通典去通典
聖製經乃是諸書節略本是邵武通典士人作將來
商獻梁師成要覓官爵及投進累日不見消息忽

出然一日內降一書云御製聖製經令天下皆誦
讀是時既禁史學更無人敢讀史有一士人犯
法黥在中都因計會在梁師成手裏直書院打
東併書冊齊整師成喜之遂與之補官一日傳聖
駕來幸師成家帥成令此人打併裝疊書冊此
人以經史次第極可觀師成來點檢見史亦列
卓上因大駭急移下去云把這般文字來做甚
麼此非特不好此想只怕人主取去看興衰治
亂之端爾

王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歐陽文忠
公詩也以詩言之是第一等詩以議論言之是
第一等議論
某嘗看文字見說得好處便尋他來歷便是出於

其好人之門

文公嘗記胡五峰說看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憑處如云先一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日當鞠問汝宜早參只將這幾句看高祖且教來日鞠問如何太宗明日便擁兵入內又云上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欲按其事又云上方泛舟海池豈有一件事恁麼大兄弟構禍如此其極為父者如何恁地怡然無事此必有不足信者

東萊做大事記時已自感疾了一日要了一年若不死自漢至五代只半年三年自可了此文字解題殺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年出師表文選與三國志所載文字多不同互有得

失五月渡漚是說前事如孟獲之七禽七縱此其時也

戴肖望湖南語說却平正只為說得太容易了兼求免有意於弄文

伊川易殺有重疊處如伊川語錄卷二十二三

呂與叔文集殺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仇莊正蔡雖有過當處亦自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或問通書便可以上接語孟否文公曰此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

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其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

不同南軒見處高如深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

中間少裝扮

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下來說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

伊川好學論十八歲時作明道定性書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好

而今看文字古聖賢說底不差近世文字惟程先生張先生康節說底不差至如門人之說便有病中間節中庸集略更節不成又有說得一節

是第二節差了底雖是如此然而看得多覺得

叙有益王並小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

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之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某自卯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是竟無之大

問貞悔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底是體悔是過底動則為悔

問一貞八悔曰如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做此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則文勢自相連接

包顯道言揚子直論孟子四端也說得未是文公
笑曰他舊去晁以道家作館晁教他校正關孟
子說先被晁以道說入深了因此與孟子不足
後來所以抵死要與他做頭底這只是箇拗人
才拗便不見正理諸葛誠之嘗言孟子說性善
說得來緩不如說惡較好說惡底較使人戒謹
恐懼方去為善不知怎生見得偏了恁地崑崙
嘗見他執得一本呂不韋呂覽說道裏向殺有
道理不知他見得是如何晁以道在經筵講論
語畢當解孟子他說莫要講時高宗問他如何
他說孟子與孔子之道不同孔子尊王孟子却
教諸侯行王道不是由此遭論去國他當時也
是博學負重名但而今將他幾箇劄子來看都

不可曉李觀也要罵孟子不知只管要與孟子
做頭底是如何且揀箇小底罵也只得心語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
之溫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見管
見唐莊宗六月甲午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正統
處須推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
臣擅命前後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
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
會學人文字如今人善為百家書者又如學古
樂府皆好意林是專學公羊亦似公羊其他所
自為文章如雜著等却不甚佳

韻書難理會如昨檢抑字玉篇說文中檢才及邑皆不見後來在集韻中尋出乃云反印也却在印部尋得元來無桃才乃如此焉印
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泗湫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
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為是他着意去做學他古文何故只自他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如麻衣易是戴氏自做自解

秦篆今皆無此本而今只是摸本自宋苕公已不見此書

曾景建謂參同契是本龍虎上經是否曰不然蓋此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為作此經大槩是體參同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是即易用九用六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六用九無位故周流遍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討頭不見胡亂牽合
問陰符經言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之說何如文公曰絕利者絕其一二一源者一其原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

上文言聾者善聽瞽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注
陰符者分爲三章上章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
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
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吏竊而獻之於高宗
皇帝人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害物爲知
饒州汪某斷配

參同契爲艱深之辭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
之說欲人之熟讀而得之也大槩其說以爲欲
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說來又却可惜
傳燈錄極陋蓋是真宗時一僧做上之於真宗令
楊大年剛過故出揚大年名便是揚大年也曉
不得

漢原廟者原甫也猶原蚕之原如今本朝既有大

廟又有景靈宮

摯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
令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
溫公作

伯萊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
恨此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
處多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六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七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文公曰凡讀書法
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來看去道
且尋句內意又曰隨文解義又曰讀得通貫後義
理自出
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是
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
六爻一日統看方子細因具宜之記不起故云
然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七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文公曰凡讀書法

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來看去道

且尋句內意又曰隨文解義又曰讀得通貫後義

理自出

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是

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

六爻一日統看方子細因具宜之記不起故云

然

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切要
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
似延平李先生先生曰尹此說固好然須是看
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
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
豈不誤他某聞之惻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
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
長

其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須當迎刃而解學者
所患在於輕浮不沉着痛快又曰今人為學多
只是謾且恁地不肯真實肯做又曰解經當如

破的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在湊着這裏看
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又曰今人讀書看未
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到這裏便欲棄了去如
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不欲去
方會認得
讀書者譬如觀屋若在外面看無緣識得須入去
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窻櫺看過了
又重看一齊記得方是
須是存心去讀書為一事方得
看集解時不可遺下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
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直是
稱輕量重方敢寫出又曰集注直須熟讀記得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就空言語上理會得許多而已也須是切已用工讀得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耳

讀集注等書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又反轉看舊底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會成

如語孟六經不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便可得而至也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

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舊看論語合下便有疑今却有集注了自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着

其舊時看文字有一段理會未得須是要理會得直是辛苦近日却看得平易要知初間也着如此着力看學者如今只恁地慢慢要進又不敢進要取又不敢取若恁地終不見得道理終於不濟事徒然費了時光須是勇猛向前匹馬單鎗做將地怕箇甚麼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他合下有許多義理自家合下亦有許多義理他做得自家也做得某近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利害有甚禍福道是不怕只是見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將去

文公說大學啓蒙畢自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文公謂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看不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句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虚心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得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况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初來未曾看

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讀大學時心只在大學上讀論語時心只在論語上更不可又去思量別項這裏一字思量未得且理會這一字這裏一句思量未得且理會這一句如某一段更着子細看看方知未曉處須待十分曉得無一句一字窒礙方可着別處去因云橫渠語錄有一段說讀書須是成誦不成誦則思不起直須成誦少間思量得起便曉得這方是浹洽

文公言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下得好須是如此或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

若亡不濟事

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只草草看過不濟事其嘗記舅氏云當新經行時有一先生教人極有條理時禁了史書所讀者只是荀楊莊老列子等書他便將經書劃定次第初入學只看一書讀了理會得都了方看第二件每件須要貫穿從頭到尾皆有次第既通了許多書斯為取科第之計如刑名度數也各理會得些天文地理也曉些五運六氣也曉得些如素問之書也略理會得

文公見任道讀大學云須逐段讀教透默自記得使心口相應古人無多書只是專心暗誦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

問授尚書於獄中後來着述皆以名聞只被他讀得透徹漢之經學所以有用

文公論看文字只要虚心條去舊聞以來新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復玩味

文公問潘子善觀書如何子善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文公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只便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甚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證佐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

義理義理明皆可徧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諸公可記取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看他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好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自此也知作文之法
問讀書儲學之門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得

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問然頭面不同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圓處圓方處方小處小大處大然亦只是一箇水耳
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若能時時讀書則此心庶可無間斷矣
讀詩全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橫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文不得則何緣貫通潘子善云緣性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而後能熟積習讀去後來却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

凡學者須要做得人難做得底事方好若見做
不得便不去做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
勉之
文公讀鄭景望文集曰見得學者讀書不子細看
他正意便從外面說他是與不是如鄭文却也
純和平正其氣象雖好然所說文字却是立一
箇已見所以昏了正意如說伊尹放太甲一段
三五板只說一箇放字所以正伊尹之罪思庸
兩字所以雪伊尹之過此皆是閑說正是伊尹
至誠懇惻相告戒之意却都不說此不可謂之
善讀書矣
問春秋當如何看文公曰只如看史摸樣潘子善
曰程子所謂以傳攷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

爲此意如何文公曰便是亦有不可攷處子善
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
子善曰如許世子嘗藥之類如何文公曰聖人
亦只是因國史所載而錄之耳聖人光明正大
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若如此屑屑求之
恐非聖人之本意
或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
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
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誓古錄始自上古
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推至
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溫
公後於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那本朝書當
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

有長編十分之一耳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平易求其義不要執已見讀其他書亦然又曰易中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

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却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從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却自然出又曰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又曰讀書看意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又曰看經傳有不可曉者且要旁

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朱九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程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預先說下箇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中庸大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文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史亦不可不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疏之於

不恐可記得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
理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
片以至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
全牛是也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恕之一說若是讀
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可放下猶可
也若徜徉終口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
煎藥須是先用大火煎突然後以慢火養之却
不妨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
程子說胡安定解易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

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其看易之法
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文軒嘗云伊
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
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都是此善觀伊川
者
陸子靜看伊川底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
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
金耳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無疑到這裏方
大是長進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
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須是緊着工夫
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待此心醒則看

愈有力又曰看書非止看一處但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子思曰蘇大限一去始之也
大抵讀書須是虚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知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方覺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日與諸公說箇樣子又之自見今人大抵偏塞滿胃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

亦夫是難分明道知至而後意誠蓋未知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父多後自然貫通信得半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只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其之始學亦如是耳更無別法
大抵學者只有白紙無字處莫看有一箇字便與他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其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方始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落着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好

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盡然大綱已定今集
註只是就那上刪來但人不著心守見成說只
草草看了今該將精義來參看一兩段所以去
取底如何便自見得大抵事要思量學要講
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
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
讀書須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過準擬三四遍
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或曰亦須
是聰明曰雖有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
見延平先生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明文
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兩三年心靜後
說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
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惟明道自是

此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他却自是恁地好
讀書有不曉處剗出將去問人便且讀過去有時
讀別處種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又曰
讀書也只是熟讀常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
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都不奈
他何這是孔門弟子編集只把這箇做第一件
事若能時習將來自曉得若十分難曉底也解曉
得
程子言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者到
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
自解踏看他關捩子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
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
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

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
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無
所用
大學中庸論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
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
不可處
今之談經者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
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
必使全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
看文字寧詳毋多寧近毋遠寧拙毋巧寧下毋高
讀書須要為己先須立心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
一句在明明德上以此立心觀書當從大節目
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闢其疑則聖人

之制亦是此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周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陳君
舉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却不曾問他大司
樂祭地祇之事

人說王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別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安父定辟古注從父
點句如荆公則就違保辟絕句復出諸儒之表
漢書詔單于無謂無謂字不可曉

舜知象欲殺己而不防夫子知桓魋不能害已而
微服此兩事甚相拗故伊川曰相類
問胡氏管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
太宗之命數其九罪當為庶人而賜之死切疑
之其子廢其母未為穩文公曰這般便是難理

會慶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母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又問南軒云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中宗不子以當時言之中宗未有可廢之罪而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當時事情亦難恁地斷定無時不日也尚書弗弔字當作去聲○召公不說處精論之未作會宗彛作句非是作會是句三皇問三皇當從何說曰只依孔安國之說然五峰又之意見矣

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且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只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詰恐難理會

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善說道理

讀大學致知誠意兩節若折得透時已自是箇好人其他事一節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大學如一本行程曆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

而今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如他方得後生家好着工夫子細看文字其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老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

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文公因論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
也不得如其舊讀詩到仲氏至只其心塞淵終
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又既破
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
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
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
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
難得這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覺得大意如此
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勿勿過了五十年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馮在紙上底
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

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
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
不得底自然曉得已說得者愈有滋味若是讀
不熟都無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熟讀
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
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
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
是齟齬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
家人終不屬自家便喚若讀得熟又思得精自
然心與理一求遠不忘其舊亦記文字不得後
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
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

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
 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
 摸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資質去講
 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因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拾得如
 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拾放心却去
 讀書遂一覽無遺

習文字無意思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水中方
 看得出
 學者云每日看文字只是優游和緩分外看得幾
 遍分外讀得幾遍意思便覺不同文公曰而今
 使未得優游和緩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

那箇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
 得而今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這箇做工
 天須是放大火中煨煉過教他通紅溶成汁瀉
 成甕方得今只是略略火面上脅得透全然生
 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橫舒卷皆
 由自家方好搦成團捺成匾放得去收得來方
 可而今全然生硬全不濟事某嘗思之今之學
 者所以多不得力不濟事者只是不熟平生也
 費許多功大看文字下梢頭都不得力者正緣
 不熟耳只緣一箇不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
 精呂居仁記若蘇說平生因聞外裏轉斗裏量
 之語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泥爛醬熟縱
 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

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曰太極有象目既
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
說何也文公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
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林又曰三
畫以象三才文公曰有三畫方看見他箇三才
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

文公曰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
直是如此
文公曰黃雉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
得大利害如今學者若立得志定講究義理自

分明

孟子豈好辯章文公說大意云此段最好看看見
春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
以正救之者是這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
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處得聖賢出來補教
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
聖賢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量亦有闔闢
乾坤之功

問孟子以齊王猶反手未知致周王於何地文公
曰此難言可以意會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
襄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
問通書云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文
公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
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如紹興

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
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大凡人不曾着實理會則說道理皆是懸空如精
易不曾理會揲法則說易亦是懸空如不曾理
會陣法則談兵亦皆說空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
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
果無意於斯世也文公曰這意思也發得好
劉共父創第規模宏麗文公勸止之曰匈奴未滅
何以家為忠肅意不樂也
春秋初時天王尚略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
了到定襄之後更不敢說着然其初只是諸侯

抗衡後來諸侯才不奈何又被大夫出來做及
大夫稍稍做不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便似唐
藩鎮樣其初是節度使抗衡後來平將孔目官
虞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使後來做當時被他
握天下之權恣意恁地做後更無人奈他何這
自是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夫子出
一段這箇說得極分曉
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遷
魏令不行天下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
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
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
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
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

世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傲終春秋之世更不奈何其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征戰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是胡殺如鴈門斬首四萬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後來項羽也抗十五萬不知他如何掘坑那死底都不知不知當時如何對副許多人陳安卿曰恐非掘坑文公曰嘗見鄧艾伐蜀時坑許多人載說是掘坑揚志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生之法為可必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感於衆口必期天下如三代可也文公曰只只得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

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是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荆公初對奏神宗言語亦如此曰臣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今日能為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臯夔稷契伊傳之臣諸葛亮魏證有道者之所羞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魏證之下

陳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由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文公曰是但他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踈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畔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

知他反與武庚爲黨想見武庚日夜去炒管叔
說道周公是你弟欲篡爲天子汝是兄今却只
恁地管叔性太急所以發出這件事出來祭叔
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爲庶
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
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當時也被他害得猛如常樣一詩須是後來做
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
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
讀者宜詳味之
文公出示理會科舉文字曰且得士人讀些書三
十年後恐有人出
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

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
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
天下之廣居看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言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
事

文公喟然歎曰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
或者說葛王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爲小
堯舜又曰他能尊行堯舜之道要做大堯舜
也由他又曰他豈能變夷狄之風恐只是天資
高偶合仁政耳

疑難

伊川曰測景以三萬里爲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

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位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外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也

堯舜之廟雖不可攷然只以義推之堯之廟當在丹朱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一節伊川以為疑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

程沙隨云古者社以木為主今社以石為主非古也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五歲之運言之若火而古

今十三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

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後土推去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設使聖

人復出也便未易理會在

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作吉凶之先

見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惡

語曰匹夫匹婦之為諒哉自經於溝瀆而人

莫之知也漢書添人字似是

詩殷武篇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欠了一

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其細讀方知是欠了一

句

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胡先生謂周

禮是劉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傳君子曰最無
意思因舉芟夷蘊宗之一段是關上面甚事
尚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斐字並作輔字訓
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匪斐通用如
書中斐字只合作匪字義如率又于民斐彝乃
是率治于民非常之事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古注說不是今思
之只是不敢以餽餘又將去祭神雖其父之尊
亦不以祭其子之卑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妻之
卑蓋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
方馬二解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君
賜衣服服之以拜賜句以辟之命銘為蒸彝鼎
舊點以辟之為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

銘彝鼎最是

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句學作一句下做此極
有理 又聖人作句為禮以教人 學記大學
之教也句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乃
言底可續三載句皆當如此又如不在此位也
呂與叔作豈不在此位也後看家語乃無不字
當從之大戴禮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其本
文多錯注亦錯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卦豈文王重之耶文
公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有六十四
便見不是文王所畫又問六十四卦名是伏羲
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潘子善問據十
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曰十二卦所謂蓋取

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罔罟有離之象
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文公曰某
嘗推究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
問表記伊川曰禮記多有不經處如至孝近乎王
至弟近乎霸直是可疑如此則王無兄霸無父
也文公曰表記言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此亦
有未安處今但只得如注說
又問孔壁所傳
本科斗書孔安國以伏注所傳為隸古定如何
曰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多
曉如堯典舜典
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偽功載采采
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又書中點句
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

坊父薄違農父若保安父定辟與注點句不同
又舊讀罔或者壽後在厥辟作一句今觀古記
款識中多云峻在位則當於壽字絕句矣又問
盤庚曰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
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
遷都更不明說遷都之為利不遷之為害如中
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好一場大
鵬笑尋常讀尚書讀了大甲伊訓咸有一德便
鞞過盤庚却讀說命然高宗彤日亦自難看要
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通姑置之
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
會于孟津序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觀兵尤
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

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
亦有橫長與非若今世畫圖之爲方也恐井田
將天地人作三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作五帝
云是據易係說當如此要之不必如此且如歐
公作秦誓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記之說此
亦未見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秦誓有惟
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之
說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又有曾孫周
王發之說到這裏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
又如世本所載帝王系但有滕考公而無文公
定公此自與孟子不合理會到此便是難曉亦
不須枉費精神

或問左氏果是立明否文公曰左氏叙至韓魏趙
殺智伯事去孔子爭六七十年決非立明

陳安卿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爲首則謂之
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文公曰此亦不可考如
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乃今之
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乃今之
九月十月周語夏令曰九月成在十月成梁即
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爲改月則與孟子
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爲不改月則
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元年
以十月爲首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宣王無書恐當時偶然不載康王無詩竊以爲昊
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

字訓義○名物附

皇極如以為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
法皇謂君太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
極之為義窮極極至以上更無去處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易字只是陰陽
權是稱量教子細着
壹貳參肆皆是借同聲字柒字本無此字唯有漆
沮之漆漆字草書頗似柒遂誤以為真洪氏隸
釋辯不及此
問勇而無剛文公曰剛與勇不同勇只是敢為剛
有堅強之意
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子靜說得是

慮是思之重復詳審者

問時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

悔便是悔惡向善意 吝是未至於惡只管吝漸

漸入惡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
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亦是多底意思
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便是過多了恐是如
此貞悔亦似今占分甚主客

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之別曰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
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
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
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

理命即性也。性即理也。但今說天非蒼蒼之謂。據某看來亦捨不得此蒼蒼底。程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乾坤易簡易只是一箇要做便做。簡是一箇恁地。都不入自家思惟意思。惟順乾道做將去。自上臨下為險。自下升上為阻。王鳩淮上有之比。此間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不相失。然而二箇亦不曾相近而立。處常隔丈來地。所謂驚而有別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日部。芭今之苦賈也。

問禮子言仁智多舉其用以為說。莫是舉其用使自忠其體否。文公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神即心之至妙。處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籠了精。又籠形。又籠至於說魂說魄。皆是說到籠處。智字與知識之知不同。智是具是非之理。知識便是識察得這箇物事好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所以能變化闔闢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着見。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循道則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

細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
又是此理顯着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離這箇
物事不得止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
物萬事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
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
是此器然有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
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直古
且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道但得道
在不係令與後已與人又具其理又具其文
問叶韻文公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
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波可工
奚之類○從水字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
學也蓋以形聲別之用心為始莫不舉其用也

詩載弄之瓦瓦紡縛也

循物無違為信循此物事不違其實

夏商周皆訓大殷亦訓大

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見月令孟秋之月其日

庚辛注

文王世子曰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為賓注曰同姓

無賓客之道

誠是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一是不雜

聰察便是智強毅便是勇

橫渠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文公

又曰信行相顧之謂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
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文公曰就人一身言

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又以就人身
非者就天地言之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
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
春夏為秋冬之理是也至於發育萬物乃其情
也
程易傳曰乾者天之性情文公曰乾健也健之體
為性健之用為情利貞者性情也是對元亨言
之性情猶情性是說本體
義似一柄刀相似

大極只是箇理字
摯顙而後拜摯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兩手下
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山
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推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

問象次第易之卦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
康節天根月窟是指復姤二卦而言

佞是無實之辯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性情

曾子字人姓皆當在增反

金曰從革是或從或革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
革而之他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
穡皆成雙字

炎上上字作上聲潤下下字作去聲

守口如瓶是言語不亂出防意如城是恐為外所
誘

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意謂四者缺
一不可文公曰圓而不方則謫詐方而不圓則

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在妄江西
諸人便膽大而心不小者也

仁以道理言聖以事業言
致知格物博文也克己復禮約禮也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
矣

德是道之實仁是心之德
愛是泛愛欲是要得之心
木豆為豆銅豆為登○登本作鐙

怨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
這般處只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揚諸人便不
能便可移易

問剛毅分別文公曰剛是體質剛強毅却有奮發

作興底氣象

問道義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
就一字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

中做得功效出來○解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
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理者有條理之謂也
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着實便是
信又曰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

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奸人所欺為聰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
誠者實有此理

生之理謂性

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事為循
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有心慾字是無心欲字
之母子此兩字亦通用令人言滅天理而窮人
欲亦使此慾字
淳醇皆訓厚純是不雜
問文公解文義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
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文公曰直言者直訓
如此猶者猶是如此者者是恁地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
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為
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果得好如升降揖遜
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
睿有思有不通聖無思無不通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
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
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
而立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
客貞是在我底悔是在人底

文公云舊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今作得於心
而不失諸書皆未及改此是通例陳安卿曰得
於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於身文公曰
如此較牢固真箇是得而不走失了

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
陌或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一箇
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涂便是陌
君子箇涂恁地直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

上有路這便是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
有空地只閉在那裏先王只是要正其界至商
鞅却破開了這開阡陌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
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製阡陌後世人不曉
唐時却說寬鄉為井田狹鄉為阡陌東萊論井
田也引蔡澤傳兩句又却回護說向開創阡陌
之意去
時字古字從日從之亦是日之所至蓋日至於午
則謂之午時
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月則有缺時日則常
實如此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如詩中不弔昊天言不見憫
弗弔於上帝也

論異端
釋氏言見性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
智皆是實事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
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
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向來見人蹈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
近惟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
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
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
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文公曰不同佛
氏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餅不曾
咬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掛着一條絲如老

氏猶固是有只是清靜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
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
截看了
因論張天師文公曰見本朝有南劍太守林積送
張天師下獄而奏云其祖乃漢之賊不宜使子
孫褒封一時人皆信之而彼乃獨能明其爲賊
其所奏當必有可觀林積者秦師垣時嘗爲侍
郎
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且
如昔日南老他後生行脚時已有六七十人隨
他叅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
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
訪他及到石霜頗聞其所爲有不可人意處南

老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
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
衆入室揭簾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一二
遂奮然曰爲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
入才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
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天地定決不肯詭
隨人也

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截
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毫髮有罪教自有三
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
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
此爲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
解

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後奇列
子終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氏於心地上煞下
工夫亦不出文字中其學如佛氏於心地上煞下
或問佛老揚墨之學如何文公曰揚墨之說猶未
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
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揚氏一向為我超
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說
甚高然人亦難學他亦未必盡從揚朱即老子
弟子人言孟子不辟老氏不知但辟揚墨則老
莊在其中矣後世佛氏之學亦出於揚氏其
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
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見梁
武梁武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

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
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
妙然只是不是耳
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
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
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他便了他既
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自
足以斷之矣
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為聖人乎佛本不至於
存養豈竊希聖人之事哉文公曰盡知存養吾
儒與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
所盡處道理昏不是吾儒盡心只是盡父子君
臣之心須見有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

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這道理

雜說

論葬地伊川先生曾說地美神靈安子孫盛又如異時不為五者文公一日請門人食荔子因論興化軍陳紫自蔡端明迄今又二百來年此種猶在而甘美絕勝獨無他本天地間有不可曉處率如此文公因閱報狀見臺中論列章疏嘆曰射入先射又馬禽賊須禽王如何却倒了文公誦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衰云○或云今無此俗

龍衮新天子羊裘老故人有意味龍衮曰外方次雲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其室

拘是機拘子建陽人謂之皆距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偶以此木為柱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木亦醞不成

臨安鐵箭只是錢王將此搖動人心使神之多藏必厚亡老子說得也是好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事無不應有人故意思別事則便不應或問姓幾畫口中

默數則無不說着不數則不應
說苑中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
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者
之幣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水盡合乃渡若聞冰下有水
聲則疑不敢渡恐水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冰
上有狐迹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
人立四望立行數步乃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
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謂之狐疑 又如
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
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盡至地故曰狼跋其
尾胡載盡其尾
文公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於我如浮煙人

既死後又更要這物事做甚既是死了待他說
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者以其有可爲
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大業則
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爲其人爲善亦
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
文公嘗經歷諸州見教官多後生入學底多是老
大他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是
四十歲以上不得任教官 又云須是能了堂
除及汪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
便教林少穎爲之士子必歸心他教人必不苟
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科舉時文他心心念
念要爭科名何待設官置史費廩祿教他做須
是當職底人曉義理教人識這些

黃勉齋告文公以趙友裕復有相招之意文公曰
看今時世已自沒可奈何只得隨處與人說得
識道理人多亦是幸事

十月雷鳴文公曰恐發動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
之兆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歲發
達生長萬物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次終為其人為德在
外山太令人欲長氣其然於外山大至其間
且此非自語下教又曰此口實亦以其亦曰
語不為又以其意欲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右文公語錄類要十八卷故考亭書院堂

長澹軒葉氏手編之書也堂長諱士龍字雲

叟弱冠由括蒼來考亭從勉齋游因家焉

學成行尊臺郡迎致講說為諸生領袖勉

齋歿堂長實狀其行皆親切必傳其所著書

有論語詳說二十篇行于世又文集若干卷

藏于塾是編取文公語錄撮要分類以幸

學者初題曰語錄格言凡十有九卷見者如

獲重寶且刊行矣。殿講進齋徐公幾絕愛其簡切且門類尤便尋繹更為題曰語錄類要內獨省去第十九卷蓋不欲使學者驟言兵也近年書市本兵燬不復存天祥家藏殿講手校本蠹壞將不可考乃重校刻之嗚呼文公平日格言大訛具在成書至於門人一時問答之語前後記者五十餘家其淺深踈密或不同。勉齋在當時已不能不以

為病堂長此編豈易易哉非明不足以有別非精不足以有索也昔尚書後村劉公克莊嘗言初勉齋名重一世門人高第甚眾既歿篤守師說不畔者惟陳漳州趙荆門士人中惟葉雲叟二人視此編猶信大德壬寅二月朔後學武夷詹天祥君履書

宣二日... 二人... 門人... 尚書... 詩錄後序... 宣二日... 二人... 門人... 尚書... 詩錄後序... 宣二日... 二人... 門人... 尚書... 詩錄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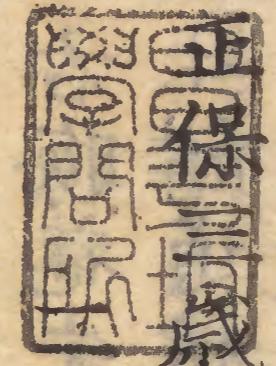
右晦菴先生語錄類要乃葉君雲叟所集先生講道時與諸儒論辯門弟子問答皆先聖賢傳授道學之要類編分為十有八卷嘉惠後學儼萃官于大賢之邦常謁祠下景仰私淑中心拳拳成化戊子冬赴京考績道經剡水訪舊友新城宰江君出是編見示捧讀喜甚待次年回求錄弗果竟復任訪求得之於先生九世孫餘杭少尹懋所錄藁本如獲拱璧詳加考校補其闕遺正其訛謬損已俸

賢命工重刊以廣其傳俾後進之士講習之
熟於先生註述經傳之理亦有以貫通而造
其精微之蘊豈小補云

成化庚寅秋九月吉旦

直隸徽州府婺源縣知縣覃懷韓儼謹識

儒士汪道全書



條鸛屋所田原仁左衛門判行

文化乙丑

